

玄真子外篇卷中

唐 玄 真 子 張 志 和 撰

鶯鶯

鶯鶯氏自東方來復魔氏自西域至遇于中華之野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鶯鶯氏嬰若而鳴曰吾聞吁者喜者呵者虛者喟歎者苦者嗟者嗟者噭者嘆者啜者歎者酸者酸甜淡吮乎味睨者辨者咷者咷者曖切呼言半切察乎睡憂者控者乾者擬者鑿鍾鑿力宗瑟誰乎聽斯極已於是復魔氏

翫竹交竹然而嗁呼文古二切曰吾聞日者月者彗考字者昭晰粲朗幹乎天峯者峯者岡者巖者嵯峨峩峩平山濤者波者溢者渴者澑者滌者澑漫蕩乎水備者魅者魅者憊者憊者魑乎魄歎乎鬼斯極已意曰酣醉相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爲極然鶯鶯氏摩距厲吻以觜戲聞復魔氏奮毛掉尾以喉鳴震中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鶯鶯之說遠謂諸物則後魔之說斯二君者背彼默揚勞於聲戰羅扇眸若電鼓舌如霆適足驚鶯於窮谷安

能警道於滄溟哉

太寥問乎无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小大有无之至者可得而言乎无邊曰以吾之觀至小者大而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而至有者无若知之乎太寥曰以吾聞之至小

不可以大至大不可以小至无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无子之所謂者何也无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者莫甚乎空至无至有者莫過小道其然者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耶判微塵至无內者成乎

空非空之至小邪巡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遁之至无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者无亦然乎

空非空之至小邪巡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遁之至无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者无亦然乎

不可大至大不可以小至无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无子之所謂者何也无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者莫甚乎空至无至有者莫過小道其然者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耶判微塵至无內者成乎

空非空之至小邪巡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遁之至无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者无亦然乎

淳蒲名潤於那燭之翁鶯乎者榮乎昧乎之

昏晦乎者燭鍼踰於甘於點數成都之晝夜

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聲填然曰謀轟轟乎

轟轟忽聲聲乎兢兢礪火道輪奔乎轂乎些

欽電熾烈缺若叶竟驚驚辟歷年些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猛獸吼怒彼碌碌者莫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些海之濤奔然

曰浩乎汗乎之濤漫乎且澎湃乎之滂沛乎且何鯨鵬頌鯨切乎臭翼之聲邪乎且翻

鰐鹽鰐崩臺倒瀛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且火之熾然烈然曰烘乎烽他冬乎之煥爛乎

焉翕乎煙乎之燭煌乎焉熙熙乎未灼爛炬燭炳愈燭洞澤燭山燭日熏天其孰能大

乎吾之大乎焉日之燭照然曰煌煌乎陽陽乎歟晶晶乎之熒熒乎燦爛乎暉暉炎炎赫

赫光天照地流金鑠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歟地之震殷然曰坤乎崙乎之坤北磅礴之宇之崔乎崑乎之坳坳確磽音之宇之浸海流河而有常奔山走陵而无疆其孰能大

乎吾之大乎之天之嗚宏胡英切然曰乾坤圓乎之懸乎只穹乎崇乎廓乎只昊恢恢之顛顛昊蒼蒼之玄玄包水旋風蓋地竈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之寥設六宗切然曰豁乎沈乎之曠宕乎哉虛乎无乎之漭浪乎濛同范唐青冥蒼茫靡兮而康苦郎宮切包天裏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能風之擊曰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詣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飄日罷其燿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燁天靜其鳴空喪其寥於是牙俾雷之進入遁之境聲者讓響形者讓影不有不无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慙而還遂相讓爲无爲之色相與成无爲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焉乎歛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无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昔之爲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无者滅也永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遺明默惚博玄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過以邈其遙明以照其光默以湛

其寂慤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其妙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不得乎得斯之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官德之而无我老氏德之而未核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睨於萬物噫沖虛德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寥德之无終始已矣夫楚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燭夜者燭腹也橐體者橐軀也戴芥者負垢也苗蜩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也燭腹之蟲猶半墻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葉根蟬之蟲植乎土筐軀晒乎。燭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燭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捨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惟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晦迹之逍遙也負垢晒乎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乎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忍則內乎元而靜而出入有首尾之患惟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晒乎負垢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疑子之動也轟然形物

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應風大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道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哂也於是眩華聞之西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行苗乎脊受風日於外而屢長無羈羈難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過搔鑿之患惟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曄然之道遙也根蟬曰吾棄乎造化之奇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聽若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无而有謂有而无其本也僥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觀乎吾之道遙之墟域同乎子圓也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裏吾圓爾之

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

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

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寂之鄉今

規矩无措其巧者其唯太圓之與大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鷦鷯之巨鵬

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翹翔乎碧

空之畔防風^{大公}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

翳日翻墜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澤之

中鵠之咤怒聲越雷震儀而驟血成河落毛

翳日翻墜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澤之

野殷然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兌

防風^{大公}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

清之靈

清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

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

乎泛天船寫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

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却而罷

進行而有信似年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

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子不聞乎疾

雷之奔羣鷺之翔素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

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

謂靈神之至倣若無他道之微曰至玄在乎

眞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

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清漢之有且若之徒

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

歟夫迷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始之有柰

而觀之孤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

乎在也